

散文

风中奔跑的人

王太生

清代李汝珍小说《镜花缘》中，有一段关于古代大风的对白，宝云把奶公叫来问乡下的事情。奶公说：“别无新闻，只有去岁起了一阵大风，把我院内一口井忽然吹到墙外去。”

当一场飏荡大风，吹散暑天的溽热，吹落萧萧树叶时，苏轼站在浩荡大江边，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：千堆雪。

古代的大风，与何人狭路相遇？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”，一个身形潦草的诗人，拄着拐杖站在风中。

我没有见过古代的大风，却可以想象风像游龙一样，在古代城池、房宇间游荡的模样。我所在的城市，是座古城，风从海上来，从城的上空呼啸而过。每年，当大风来临，那些五颜六色的布质店幌在风中招摇，孩子们总是兴奋地在风中奔跑。此刻，家庭主妇无论在忙些什么，都会丢下手中的事情，磕磕绊绊往家跑，急急忙忙收起那些翻飞的、晾在外面的衣被。

风，吹来近处花香和远处的味道，把一地碎叶，抛洒得纷纷扬扬，如乱舞的老庄蝴蝶。稼禾不应声倒伏，窗棂间发出呜呜声。

大风原本没有名字，就像乡间的孩子，它们来到这个世上，依次叫小二、小三、小四……以致后来，被赋予了人的脾性。

古代的大风，《浮生六记》记载，“琉人每言大风，必曰台颶。按韩昌黎诗：‘雷霆逼颶’，是与颶同称者为。”

大风也有性别。“男孩子的风”莽撞、任性，来时气势汹汹，蛮劲十足，既发脾气又打滚，带来豪雨如注，顷刻间，淹没了城市和乡村。“女孩子的风”文静，磨磨蹭蹭，期期艾艾。此时，天空中飘着淅淅沥沥的雨点，慢腾腾地，不愿离开。

风中有奔跑的女人与大笑的男人。

在唐代，有一个叫寒山子的诗僧，隐居浙东天台山中，“桦皮为冠，布裘弊履。或长吟咏，或村墅歌咏”，这样一个站在风中大笑男人，把诗写在树叶和石头上。有一次，寒山问朋友拾得：“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骗我，如何处置乎？”

拾得说：“忍他、让他、避他、由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，再过几年你且看他。”

每一个大风季，风总是把那些树吹得东倒西歪。风没有形状，把它的龙飞凤舞的字迹，非常潦草地写在树枝、叶子上。那种看不见的力量，倒伏匍匐，静止成凌乱的头发。我在一棵千年柏面前，看到一棵树，被风不断改变生长形状。

或许，大风会把一棵树吹倒，却不能把一只昆虫吹跑。在风中，昆虫的生存，不需死靠一株大树，而只需合抱一棵小草。只要一棵茂草，就足够维系它不至于被大风吹跑。

风中的城市，呈现的不仅是狂野，也有它细腻和飘逸的一面。少女的风中长发，吹得纷纷扬扬，风消失在无影无踪的地方。有一次，我站在窗口，看到一对恋人在风中疾跑。想这样的爱情，只会让他们日后的岁月中珍藏。

在某个大风天，我认识的诗人老C，兴奋得像个孩子，他站在风中哇哇大叫。嬉皮的风，把老C的一蓬稀疏的头发掀起，露出光溜溜的头皮，诗人也就顾不得许多了。

人生的某一阶段，风和雨曾经来过，待到枝头渐渐平静，一切都回到原来。

有时候，我们需要一场激荡的腾云大风，把那些欲望的纸屑、无绪的烦恼随风吹跑。风雨过后，有人清理着，那些从树上掉落下来的残枝败叶。积水，打着漩儿，流入水道……

风带来什么，又吹走什么？年轻时，我们谁也不知道。风过后，只是捋一捋被风吹乱的头发。

从前的风和青春一起消散。是否记得，谁和你在风中一起奔跑？

随笔

深秋探蛰庐

马承钧

铁门镇在洛阳西45公里处，这里地处要津，章太炎誉其“当关洛孔道”。这里的千唐志斋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、辛亥革命元老张钫将军故居，又是我国唯一墓志铭博物馆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如今也成为张钫纪念馆。

张钫，字伯英，1886年生于新安县铁门镇，1911年他以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身份参与策划并打响被誉为辛亥革命“第二枪”的西安起义。后历任陆军上将、河南省政府主席等职。1949年，张钫先生基于民族大义毅然在四川率部起义。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，1966年5月在京病逝。

蛰庐大门上黑底黄字“千唐志斋”四字大气隽永，为启功先生题额。进得园内，是一片古朴雅致、结构严谨、颇具中原特色的民国建筑群。洛阳作家孙建邦说，1921年秋张钫“丁忧归乡”，在自家花园建起一栋石屋，用作书房，名“听香读画之室”，两侧镌刻“谁非过客，花是主人”八字。后康有为途经洛阳，应张钫之邀逗留数日，为其题写“蛰庐”二字和一对楹联：凡泥欲封紫气犹存关尹尹；凿坏（坏）可乐霸亭谁识故将军，深刻的人生哲理呼之欲出。

张伯英毕生酷爱金石字画，与于右任、章炳麟、康有为等名士过从甚密。黄河南岸的邙山是古代最集中的墓葬区，有“生在苏杭，葬在北邙”之说。上世纪初修建陇海

铁路时无数墓葬被挖，大批墓志散落铁路沿线。为妥善保管这批文物珍宝，张钫广泛搜罗并运回故里，在蛰庐西隅建起十五孔窑洞和三个天井，将所收上千志石一一镶嵌墙壁之上，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！

墓志铭是存放于墓前记载逝者简略传记的石刻，每一块墓志铭就是一份浓缩的个人档案。洛阳师院教授徐正之先生说，这里原有藏石1578件，现存1413件，其中唐志1185件，北魏、西晋、五代以及宋、元、明、清志石几百件，因大部为唐代碑刻，故名“千唐志斋”。内容涉及皇亲国戚、大小官吏和佛僧道士、宫娥彩女等各色人物，为研究唐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。因兼备证史、补史、纠史功能，被史学界称为“石刻唐书”。

我等沿窑洞走廊鱼贯而入，但见走廊、廊柱、天井和一个个窑洞内外墙壁镶嵌一方方墓志铭，真是蔚为大观，对于精研历史、书法和民俗的专家而言，这里真不失为认识中国历史人文的一个资料宝库。

墙角有块武则天时期名相狄仁杰撰写的《袁公瑜墓志铭》，相传此乃狄公存世的唯一手迹。据说狄氏后裔视此碑为至宝，制成拓片带回珍藏。廊柱上还有一块外国人墓志铭，墓主为“三韩中郎将”，应该来自今天的朝鲜半岛，唐时“中郎将”官级四品，一个老外能当上“中郎将”并入乡随俗地拥有墓志铭，唐代“对外开放”程度可见一斑！

绿城杂俎

铜镜与民俗

连德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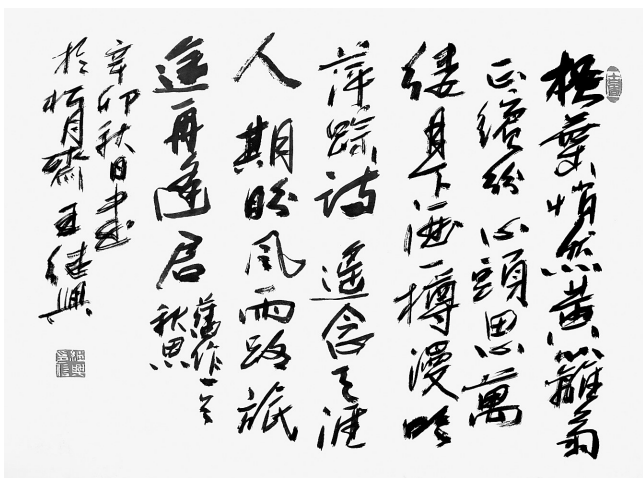
镜，是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品。古时，先祖们是用瓦器盛水，以水照人，叫瓦监。以后用铜器盛水照人，称为铜鉴。相传，秦朝咸阳宫中有一方摩镜，人直视镜，可清楚照见人的五脏六腑。如果有人有坏心歹意，也能照得清楚。传说秦始皇即用此镜来考察宫中嫔妃、侍卫等人的忠奸。这个传说记在汉代成书《西京杂记》里，由此产生了“秦镜高悬”的成语。后又演化出把那些善于判案公正无私的清官，称之为“明镜高悬”。在传统的戏剧中，常能看到凡是审案的大堂上，都有“明镜高悬”匾额的出现。唐太宗李世民对镜子的评价颇有哲理性：“人以铜为镜，可整衣冠，以古为镜，可见兴替，以人为镜，可知得失。”

古铜镜以汉代制作最多，其铸造精巧又镶珠宝。正面光洁照人，背面纹饰奇斗艳，每面镜都铸有通俗的吉祥语。唐代后除圆形镜外，又有菱花镜、小梭镜、带柄镜等多种样式。较有名的古镜如日月镜、仙人镜、宜官镜、十二辰镜等。自清代出现玻璃镜后，铜镜的铸造渐而消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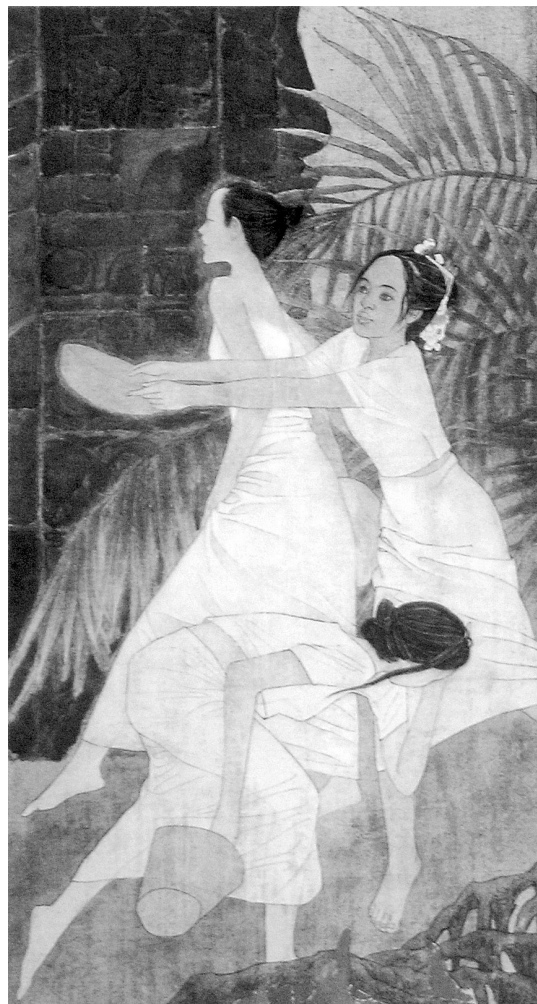
古代把铜镜视为神秘之物，特

别是道家更把它当作能驱妖之神物，不少道人在出行时都要随身带面铜镜。明代医书《本草纲目》中也有：“镜乃金水之精，内明外音，若有神明，故能辟邪忤恶……”显然这是受到了道家荒诞之说的影响，古镜为五金所铸，与金水之精毫不相干。也正是受此说的影响，从消极的角度来谋求安宁吉祥。所以，旧时建房屋时多于房脊上嵌面镜子，以示辟邪。早年在婚嫁迎娶仪式中，新娘坐在轿中要怀揣镜子；在拜天地八仙桌上的斗中要挂镜子；还有在新房的寝帐内放镜子等。这些习俗都是为迎合驱魔辟邪，保佑新人平安幸福而设置的。还有一层意思是借镜子的明亮洁净，来寓意做人要心明如镜，品行端正。

铜镜，作为民间吉祥物，在婚礼上另有吉祥寓意。过去有把铜镜与绣鞋放在嫁妆箱底部作为镇物，这是用铜与“同”，鞋与“偕”的谐音，派生出“同偕到老”的吉祥语。古时还有把铜镜作为爱情的信物相互赠送，成语“破镜重圆”，就是一则以铜镜为信物，讲述了一对夫妻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。



秋思之二 王继兴书



浴水狂欢(国画) 付爱民

文苑撷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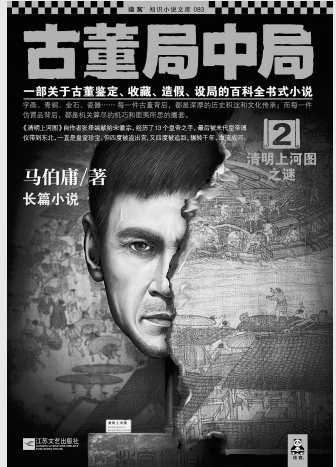
以谜破谜

王道清

有一天，秦少游出了一个“打一木工用具谜”让苏东坡猜：我有一间房，半间租与转轮王，有时射出一光线，天下邪魔不敢当。东坡假装猜不中，说：我有一张琴，琴弦藏在腹；为君马上弹，弹尽天下曲。少游猜不中，告诉苏小妹，

小妹说：我有一只船，一人摇橹一人牵；去时牵纤去，归时摇橹还。秦少游又猜不中。小妹说：“我的谜底就是你的谜底，你的谜底就是大兄的谜底。”这时少游笑而始悟，原来以上三首诗谜的谜底都是木工用的工具墨斗。

连载



马伯庸著 长篇小说

我摆了摆手，望着窗外：“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我得赶回北京，不能让素姐失望。”钟爱华道：“明白。我在北京也有几个做新闻的同学，要不要介绍你们认识？有时候，适当掌握舆论的力量很关键啊。”

“非得看实物不可吗？书店里也应该有高清图册卖吧？或者琉璃厂弄一卷原大尺寸复制品，问题也不大。”我摇摇头，这就和鉴宝一样，不可能对着张照片就妄下定论，得亲眼看见东西，才能定真伪。再说，那些所谓的高清图册和复制品，清晰度都不行，看不到细节——而重要信息往往就隐藏在细节里。

临时厕所，这里是首都南城的一个小村，离丰台不远。我要去的地方，是在这小胡同的尽头。我推门进去，先吓了一跳。在这方院子里，只有书，铺天盖地的书，几乎没落脚的地方。“图书馆在吗？”我扯着脖子喊了一句。“在。”在书山中站起一人来。“我想要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本。”图书馆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，一挥手：“你走吧，我这儿没那么玩意儿，你得去故宫偷。”

放着大量书籍。他把目光落到了一个书架的最上端，他搬来几摞书，高低摆成一个台阶，然后踏上去，伸手在书架上掏啊掏啊，从里面翻找出一个大牛皮纸袋子。这牛皮纸袋是典型的机关档案袋，颜色有些发暗，估计很久没打开了。图书馆拿给我看，我看到封面印着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”几个正楷大字，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毛笔字：“《清》鉴图档馆藏第一号之备。”上面还盖着一个大大的文物局红戳，不过略有褪色。

“两万块，我把它卖给你。”“两万我是真出不起。两千块，我在这里看完，您再拿回去，如何？”